

【情怀深处】 心意 钟林

我第二次被送戒毒后，父亲好久没来看探我了，乘这次父亲来看我之机，我将何副所长得病并到海口治病一段时间的消息告诉父亲，他对这情况感到诧异。父亲对何副所长的评价很高，说何副所长是人民好警察，他得到何副所长的帮助以及在戒毒所里何副所长对我循循善诱的教导上他终生难忘。

那是在我第二次进宫之初，父亲对戒毒所的新址不清楚，对接见日也不清楚，他贸然到戒毒所来看我，结果没车搭返程。这天接近傍晚，浙浙沥沥的下着小雨，父亲在戒毒所外避雨的地方等待雨歇，正在犯愁时，被何副所长发现。他是在我第一次进宫时便认识了父亲，后来戒毒所新址建成他便调到这里。他了解了父亲是来想看我孩子，正好今日不是接见日，戒毒所离小镇很远，从海口乘专线车到小镇然后改坐三脚猫七、八公里。此时来往戒毒所的车辆很少，平时到戒毒所搭客的三脚猫也只是在接见日。何副所长对父亲回家的路途担心起来。“这样吧，我打电话给一个亲戚，他是在这条路上拉河沙的，看他这时间是否经过这里，让他带你一段到小镇。”那天晚上父亲得到何副所长的帮助，顺利到达小镇，然后乘车返回海口。每当父亲提起这件事他都很感动。我对父亲说：“在戒毒所里何副所长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员的帮助更是煞费苦心，学员当中有什么难言之语，都愿找何副所长倾诉。”

父亲最终在海口一家医院打听到何副所长的情况，他得的是胃癌。“何副所长啊，你是好警察，干嘛你偏偏得了这病，我拿什么来拯救你啊！”父亲真是爱莫能助。听别人说，金钱龟对治疗胃癌有好的疗效。父亲想起了家里养的那只金钱龟。二十年前父亲在菜市场从小贩子那里买回了一只与手表壳大小一般的金钱龟苗，传说养龟能保平安，父亲是在祈求平安，他精心呵护这只小龟，转眼之间就过了二十年。前几年因我走上吸毒之路，四处寻找毒资，乘父亲不在家时悄悄地把龟偷走，在菜市场贱价的卖掉。父亲发现金钱龟不在了，在屋里昏昏沉沉地找遍，确定是我偷走的后，他暴躁如雷，在父亲的逼迫下，我只好带他到前天卖龟的摊点，幸好快了一步，金钱龟还没被卖掉，父亲再三的求情砍价最后以伍百元赎回了这只龟。我的举动让父亲伤透了心，毒品的危害，使我不能自拔越陷越深。父亲赎回金钱龟后便把龟藏了起来，再也不让我见到。就从那次后父亲便联系辖区派出所民警，将我送到戒毒所戒毒。第一次进宫父亲认识了何副所长。

何副所长已是第二次接受化疗了。把金钱龟烤成灰配药是民间偏方，即使对癌症能起到好的疗效，但这时他的身体对其他药物已不接受了，这个民间偏方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了。在征得何副所长家人的同意后，父亲将金钱龟杀后熬汤给病人吃。看着病人困难地一口一口咽下这龟汤，父亲得到一点点自慰，他多么希望何副所长能好起来啊！不久我在戒毒所里得知何副所长离别的消息，不懂得在别人痛苦时落泪的我，竟然哭了起来。几个月后第二次进宫戒毒期间期满，我离开了戒毒所，直至现在这些年来，我都没有沾染毒品。是什么力量在激励着我，说实话每当毒瘾袭来，我便想起何副所长的教诲，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那只金钱龟，想起做人应有一颗感恩之心。

【人生况味】 叩问时光的色彩 王卓森

王建顺一说是他洛阳人，我立刻就想到河图洛书，流水汤汤的洛河从最早的传说中淌到现在，愈发使人思古之幽情。感觉洛阳纸贵之中有一条中国人文的脉。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得地理之先，画家王建顺应该是早早就行走在这些脉边上的，他只取一瓢洛水饮下，就是让衣襟兜满上古的风气。王建顺个子不高，但身板结实，联系到他是洛阳人，越看越觉得他有几分古相。如果他是画中国画的，我还好意思，偏偏他每天浸染的，却是洋人发明的油画。米开朗基罗、莫奈、列宾等一千域外的艺术家，已经站在世界油画艺术历史长廊的前面，中国人是晚近才俯伏跟上研习的，艰苦不说，好像气质上还要磨洗和渗透，这好比是老外学中国的禅，下手显得绝然，也往往难以奏效。这么多年，中国渐渐走出了一些画师，画风和技法虽无法光耀于世界画坛，但所驾起的题材和中国人特有的领悟力终使他们的作品有了说话的地方，在古老的光景中开了一扇色彩斑斓的窗。他们用油彩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眼里的风景，北方画师常画骑自行车的普通人，氛围比较沉重僵硬，南方画师最钟情于大海礁石，镜头感太强，很少有画村妇慵懒地睡在草垛上的，也不怎么见到帆船吃力地行于河流的画作，某些被推说到天际的作品，画师依然在光色跳跃之中极力留下一些“看得见”的思索，让人观后如有一梗在喉。这里边，王建顺一路走来是颇不容易，但细心的观者发现思索的硬符号已经消散于他越来越多的画面中。追索他的技法，似乎能看到典雅庄严的学院，也能看到烟波浩渺的江湖。

王建顺画油画，是这十年来见风头的，他的一些画作曾引起行内的纷扬，讨论之声不绝于耳，有不以为然的，有陌生到一时下不了结论的，有颂辞滚滚而来的，最后是国

文学 椰风 叩问时光的色彩 王卓森

家博物馆收藏和艺术卖场平覆了一大部分声音，慢慢地开始有人袖手徜徉在王建顺的画前，凝神这位从中原小山村来到这边大海之滨的画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俨然成了油画界的一个异数，他的人和画被报纸电视发来说去，好像是一个小街陋巷里的屠夫突然发达，声名如鸾飞，弄得行内人觉得有些不适应。

在海口海甸岛王建顺偌大的画室兼展览室里，我看到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严格地说，这都是些画框下的复制品，原作应该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一幅《国殇》我早在媒体上看过。我认为，这是他所有作品中题材最厚重、构图最完美、艺术张力最强的作品。画中伟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如同伟人坐在上面的大树根，整幅画被一种萧索的秋气所压迫，人物的愁容，无力的手指，生锈的大铁钟，撕碎的报纸，正在反复强调一种伤痛和挣扎，凸显那个时代的绘画语言在无声诉说，顿挫的力量弥漫其间。这幅画正对着展室的大门，每个跨进画室的人，都被它沉重的基调迎面横住，这应该是王建顺的有意安排吧。要想从这幅画中抽出神来，就必须走到朝北的窗前，吹吹从琼州海峡飘来的凉风，远眺船舶浮海缓行，或者在茶案边坐下来，喝喝王建顺的淡茶，听听他聊画画的事。他说八岁的时候，一个人从洛阳卧火车上北京中国美术馆看画展，父亲找不到他以为失踪了，七天他后他卧车回来了，晚回一天公社就注销了他的户口。一件事情没入到一个人的骨子里，这件事情必定撼动这个人的一生。世间不少痴人，被人笑，被人骂，被人夸，皆因有一桩事情始终游走在他的血管中，王建顺说少年的事时，我注意着他的表情，这是一张笑得很明朗的脸，夹着一点孩子的愣气和执拗，对画画，王建顺是一头倔

牛，没有这劲，他也走不到今天。画画跟写文章一样，走的是一条寂寞的小路，渺茫不见路口的时侯，人很容易停下脚步来，念头一转，干脆折进热闹的广场，这样的结局，至多是少了一个孤独者而已，对于生活，谁又知道广场上加进了一个寻常人。

听王建顺讲他的故事，由于他一口洛阳腔国语，使我总是支着耳朵，听不大明白的时候，我就端详他那张笑脸，在他那张缺少夸张的脸上，同样缺少玄机，但笑容收敛之后，这又是一张安静得像瓷器的脸，至像他的画风——安静的色彩，安静的情绪，安静的时光，看不到尖锐的笔触、突兀的线条，意韵在安静的后面漾开，力量在安静的下面沉淀。油画是一种凝重的艺术，但也容易流于浮躁和眼花缭乱，色彩不安分的扑闪，争艳于画框之内，画界并不鲜见。安静的画面处理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烘托出愈静而不能的境界，这在王建顺的《家》系列中颇有落实。我不知道王建顺是否吸纳了文学留白的手法，文学里说得很安静的事，说得不那么满密的事，反而让读者反转难眠，补白不止。《木兰辞》里写木兰战功赫赫，披尘赶家，归心似箭几乡愁，十年征战多少事，却只用了十个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利索的十个字，在浩瀚的文学作品中，算不上一滴墨水，却让读者深深触到了《木兰辞》的文字回力。王建顺大概不去读什么诗三百篇的，暗自穷经好像也不是艺术家的做派，他纯粹地去理解、感悟家园故土中的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大山、木门、土墙、老树、石窟、牲畜等之间温暖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的岁月，是他读不尽的风霜，画不完的烟生。王建顺注重简洁的构图和色差的运用，画面的纵深感很强烈，给人一种近在眼前不得驾驭的效果，透视这种几乎所有油画家惯用的手

段，在王建顺的画中倒显轻淡了许多。《老家》是我十分喜爱的一幅画，老家的大木门紧闭着，风雪漂洗过门板和门槛，门板上柳着已经锈红的铁片，一只猫躺在门前打盹，几株野草开出了星星素花，一切是静止的，却藏着老家全部的旧时光。在这幅画中，我听到了画家轻轻的呼吸和轻轻地走近老家木门的脚步声。近乡情怯，不专是古人的心情，也是今人的无奈。王建顺透过他的画，为自己和观者描绘了心灵的片刻老家，如果老家的旧木门在一个人的心中紧闭着，那么还有什么向他敞开！

王建顺在海南生活多年，他虽不吃鱼，但画的海题材不少。海岛的灵山秀水，青城淡村，人畜生息，在他的笔下尤显得气象清明——几个黎家孩子睁着大眼睛向着村口张望，一块大岩石挽手黄昏中的浪流，两棵瘦瘦的椰子树站在茅草屋后边私语，几只终日无所事事的猴子偷摘椰子，一头被栓在新伐的树桩上的黄牛来回转圈，一叶瘦舟搁在沙滩上心事重重地等待……王建顺对海南题材的油画介入，是他叩问岛上人情风物的独特方式。

我问王建顺，你画余时间做什么，他说散步散步；我又问他，散步做什么，他说，画画。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山中日久，就算桃花千树，瀑流百谷，也会使人憋得慌的。但王建顺在海风徐徐的画室中不觉憋气，他夜以继日地挥笔，身影投射在画布上。这种沉迷在创作中的心性，仿佛天降神旨使然。没有下架的几幅画作，油彩光亮，是他未完成的《家》系列的部分。

有人一日看尽长安花，有人一辈子淘不完故乡的屋瓦瓦。当然，对王建顺来说，他画笔下的故乡，不单指他远在洛阳的小山村，还包括他站在岛上收进眼底的山林海境。

【诗页】 话说给谁听 致 H-DN 徐良伟

在海一端，同你相约。 梧桐树下，一片金黄。 课堂与秋叶将你我隔开。

1995年9月， 一只北飞的秋雁飞临杭州。 她的瞳孔布满碧空的颜色。 我们的畅想跟随荡漾开来。 青涩、嫩黄、富有诗意， 竺园的早春不该苏醒得太早。

如月光般素净的容颜，秀外慧中。 牵挂在我的窗外，照亮了我的全部。 无限就像一条河，流过了我荒芜的田园。 我该怎样捂住自己的心跳？ 与你走在西湖的那条街道。

苏堤上那一排排绿柳，是幸福的新娘。 爽朗的风和我，像两个绅士手舞足蹈。 属于内心的那匹骏马已经来到？

驮着我们，观钱塘澎湃的江湖。

那天，我们骑自行车去电视大楼应聘。 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梦想你成为业余的播音员。 然后，我可以在每天晚上看到你电视的画面里。 几年过后， 有人用精细的尺子丈量我们的距离。 没有人知道， 1998年的中秋，月亮升到与你同样的高度。

百合般的女子，你在天上。 交错的时光就这样从北纬19.5上升。 在海之北，你与初夏同处一个刻度。 在海之南，我望见你的秀发与身影。 你在北京的课堂与国外的友人叙谈。 转眼之间，透过明亮的挡风玻璃， 你能够看见我苍老的眷恋？



迎春（油画） 王建顺作

鹰爪杯 吉布鹰升（四川·彝族）

故事发生在许多年前。那个时候，凉山这块古老的土地到处都是草木葱郁，各种野兽和鸟儿经常出没于大山丛林，如今已经几乎绝迹了的岩鹰和岩羊等。不知从何时搬到这里的彝族人住在山里垦荒建屋，耕种洋芋、苦荞、燕麦，放牧山野，过着半农半牧的日子。生活虽然清苦，但也自给自足。他们除了耕稼放牧外，就是养着猎狗去山林里捕猎。他们敬畏自然，一方面又想征服自然，显示山里人的剽悍勇猛。他们通常猎获的野物，有野鸡、野兔等。他们生活的那些山梁，还有山里的那些野物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时候，鹰常常从山外的山飞到某个峡谷。它有力而巨大的翅膀，敏锐深邃的双眸，锋利的喙和爪子，搏击长空，傲视天下般自由神性的飞翔，令山里人只有仰望。一只鹰的突然出现，仿佛带走了山里的寂寞。鹰在彝族的传说里是某种神灵的使者。鹰从高高的空中搜寻地上可见的猎物，如草从里蹦出的某只野兔，灌木从里的某只野鸡，低空俯视觅食的隼等，然后挥动有力的翅膀，俯冲而下。地上的那些野兔、野鸡等不顾一切的逃命躲藏。那些耕稼放牧的山里人立马驻足，凝视鹰捕猎的场景，常常默默的惊叹，“你看，那只鹰正在袭击那只野鸡什么的……”地上的那只受惊的野物仿佛被吓破了胆似的逃窜。近处观望的那些人，静观这一切，然后吆喝着，奔跑着，侥幸渔翁得利。

鹰也常常猎获山岗上的那些羊羔、小猪、牛犊等。山里没有猎枪的人会瞄准鸣枪。没有猎枪的，就会掷石块，或边吆喝“哇……”声音雄浑，传得很远。

鹰光顾降临时村子上空叨走牲畜的时候，山里人忧心忡忡。有人说鹰是把巢筑在山村附近的某个悬崖里。有人想去找到那个巢穴，捣毁掉。但是，这何其容易。即使找到了，如何爬上山那悬崖。况且，在山里人的意识里这是得罪他们信仰崇拜的神灵。

一天，一位牧人放牧山岗，一对苍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座悬崖上飞翔，或栖息

一山一水

两千多年，这里风景依旧 终于在这个秋天，我走进了山水世界 寻到了田园风光，照亮 诗意的家境： 一个活着的人，就一定要 发出一抹亮

这亮，是风景 延伸着我对东方的神往 清澈的海水，软绵的白沙 让你想要栖居于此

这亮，是画卷 温馨着我对海南的记忆 飞翔的鸟儿，飘逝的白云 成了心中最生动的色彩

感恩具 我的母亲在呼喊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 给每一位旅客

很多事物，在不同的时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意义。譬如坟墓，换着在平时，任何人见之，都会忧戚于怀，惧从中来，唯恐避之而不及，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具悲情和不祥了。世事无绝对，坟墓不会有不会引起人们悲情忧惧而只是用于感恩纪念的。藤县象棋镇道家村就有一个，那是一只蟋蟀的墓！

一个桃红柳绿的春日，我踏进了道家村，在村北西罗河码头边上，看到了这个令我震撼的蟋蟀墓。墓很小，如钵盂，比人的头稍大，用三合土浇筑而成，很不起眼，如果不是旁边的一块石碑，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一个土堆或者一块石头。因为这石碑，我知道那里埋葬的只是一只蟋蟀！而且知道蟋蟀墓旁边的那个墓是它的主人杨树福的。

我国的传统，合墓而葬的一定是夫妻，邻墓而葬的也多是夫妻。有一个事实是，不

蟋蟀之墓 郑彬昌（广西）

管是不是夫妻，合葬或者邻葬的，彼此一定是感情非常深厚非常忠诚的。其实现实中这样安葬的也并不多见。我坚信，人与动物相邻而葬在世间是绝无仅有的！人与物生死相依，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眷恋和感恩铭记？

这不是一只寻常的蟋蟀，它是一只蟋蟀王。 时间穿越到1944年6月。 一天，以养蟋蟀、斗蟋蟀为独好的杨树福来到西罗河边，突然，他听到草丛里传来

斗训练。 8月，杨树福携此养不久但已训练有素的蟋蟀到平南大洲参加蟋蟀擂台赛，一放到场上，其威势就震住了很多人，最终连续击败近百蟋蟀，夺得冠军，获赏黄牛一头，挂钟一座，布八匹，银二万元等众多的战利品。随后，又在两广的斗蟋蟀擂台赛上连夺三届冠军，为杨树福夺得了不菲奖品，为村民赢得了荣光，“蟋王”也由此叫开。蟋王死后，杨树福用盘装载埋葬在他发现这蟋蟀的地方，并嘱咐子孙：自己死后就埋葬在宝蟋的旁边。

我不知道杨树福的做法是否恰当，令我感动的是他的感恩之心。蟋蟀给予了他太多，而他能够做的仅仅是感恩、不忘本。他的这种朴素情怀，传染给了村民，延绵了感恩这一人类文明，村民为蟋蟀立碑就是最好的说明。

东方之韵（组诗） 贾亚莉（北京）

一个值得回味的家 我的心像海鸥一样飞过海水 与飞鸟的合影 行走的意义就在于—— 感受文化

多想捧起一口清泉 多想告诉爸爸 这里的每一物都有灵气 感谢万物的灵性 即使一棵小草 一抬头，也能享受到东方的春天 多想在树荫下小憩 一转身偶遇一场雨

我在这里遇见了自己 内心如潮涌如海 我的眼睛 永远无法忘记和谐的力量 这份爱将被载入史册

一村一镇 魁星照学宫

我顶礼膜拜 这里是文人雅士至高的追求 让一个又一个心灵栖居者 觅到知己

它朴实而无华 这是一种境界，树让心有了诗意 让山水有了灵动 让城市有了思想 一片蔚郁于山水间 就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让心和心走近 陌生的微笑一次次，掠过我的心口

在这里，我就是一棵树了 我的心里涌动着水影、飞禽，涌动着你内心的激动

在这里，我幸福得有点眩晕 让溪流沉醉其间 我愿化为一滴水珠，不断地跳跃

在这里，时间都停止了 一切都是一种轮回 在远方的东方，微薄而出 上升、上升，朝阳跃出海面 火红的太阳在这里 永远散发着温暖之光

我在这里遇见了木中黄金 它们长的郁郁葱葱 和它们一起长大的小伙子 也个个生活活虎 有着黄花岗一样的刚毅 和谐为邻 带来一树阳光

我在这里遇见了自己 内心如潮涌如海 我的眼睛 永远无法忘记和谐的力量 这份爱将被载入史册

一村一镇 魁星照学宫

我在这里遇见了木中黄金 它们长的郁郁葱葱 和它们一起长大的小伙子 也个个生活活虎 有着黄花岗一样的刚毅 和谐为邻 带来一树阳光

我在这里遇见了自己 内心如潮涌如海 我的眼睛 永远无法忘记和谐的力量 这份爱将被载入史册

一村一镇 魁星照学宫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识文